

卢梭：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重塑社会与政治兼职的媒介。人之秉性是天生自由的，要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向以往一样自由

自然状态：

人类在其国家与社会兴起之前的生活中（个体与种族的双重含义），有一种非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人生而自由，义与利之争尚未出现；但在社会兴起之后，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且越是远离自然状态的人，即那些“自爱-自我保存-自利”、“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的人”，就越是不自由：他们“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首先，自然状态是不存在。无善无恶。其次，自然状态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故可以将“自然状态”看作一个准绳，可用来衡量人们达到“公民状态”的完善程度，

爱弥儿的教育：

它既能够保持人的自然性，同时又能够具备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性。有一种教育，可以通过人的内在自然对外在社会予以否定，即纯真对世故的否定，在必然性的社会世界中为人的自然存在的性质留出余地，免遭恶的吞噬。即卢梭所说的“教育成一个人”；（人天性本善）

还有一种教育，将他作为个体的所有自然前提都予以否定，代之以一个公共的“大我”，即共同体的生命和意志，即“教育成一个公民”的教育。恰当的教育意味着，遵循自然的法则，使得事情恢复到其本来的样子

爱弥儿和卢梭的关系：

奇异的契约关系：爱弥儿的家庭是一个巴黎社会中的家庭，爸爸是忙于生意，妈妈忙于社交，而孩子交给了保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爱弥儿是一个孤儿。

一个是爱弥儿的导师的角色（真实的契约关系）消极教育，“不是教给孩子们以行为的准绳，他的责任是促使他们去发现这些准绳。”婴儿要乳母，从乡下来。儿童要做游戏，培养快乐的本能。12-15岁要理性的教育，教会他对于知识的兴趣和自学的能力、方法，并且从他自己的爱好入手来进行教育。15岁是欲念的教育。20岁苏菲和爱一起出现。最终，孤独之人的形象，并非完全是公民的形象，却更像是一名“文明”之人的形象。卢梭的确在模仿《普罗塔戈拉》中的苏格拉底，陪伴在希波克拉底的学习道路中，对这位热情天真的学生加以保护。

虚拟的父子关系（一个是和爱弥儿共同成长的角色）：在《理想国》中，解开绳索、上达洞穴之外的只能是哲学家，但在《爱弥儿》中，解除束缚、直面自然的，却是作为婴儿的爱弥儿——卢梭不只一次地讲过，爱弥儿是一个智力寻常的孩子，将来也会成长为一般的平常人。不过，从卢梭的一贯立场来看，走出洞穴的教导，自然不会是指对普通人进行哲学启蒙。无知比偏见更让人幸福。

真实的导师-学生关系（治理与服从关系），以立法者的意志构造世界。探讨一种合理的教育方案。教育要求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介入的状态下进行教育，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培养自己。但是他后来还需要去和政治发生关系，他还要成为一名公民。卢梭将爱弥儿比作哲人奥德修斯的孩子特勒马科斯。同时，卢梭将爱弥儿的恋人命名为苏菲，即智慧，暗示了《爱弥儿》的政治哲学主题。在爱弥儿告别了自然教育第一至三卷、走向对哲学与城邦关系的思考时第四至五卷，智慧才向爱弥儿显现。爱弥儿与智慧的联姻，在哲学朝向政治哲学的转向之中才得以实现。

如何从一群单子化了的个体中，制造出真正的统一体（一个道德政治社会）；爱弥儿被描述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将来应当成长为一名城邦公民，因此，对爱弥儿的教育带有公民教育的直接特征。社会契约论是爱弥儿的一个附录。社会契约论中的好的社会，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好的人做支撑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参加社会契约论的产生，爱弥儿是社会契约论产生的铺垫。

【卢梭在含义两可的“无知”概念里蕴含了双重意图，通过溯诸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卢梭意在拷问启蒙学问的理论品质而通过阐发“自然的无知”为爱弥儿带来的好处；卢梭运用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在公民义务方面阐发德性教导——经过省察的“自然诗学”，应当为共和城邦奠定德性的基础】

新自由的可能性：

1.教育。虚荣既是社会情感陷入堕落和专制状态的原因，同样也可以成为增强社会纽带的动力。导师通过对想象力和虚荣心施以恰当的指引，促使爱弥儿从自然人转变为政治公民。从自然人的起点出发，爱弥儿在对普遍性的关切下，激发了对共同的公民热忱，并因而确立了社会契约的公意基础——《爱弥儿》奠定

了《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前提和道德前提。每个爱国公民都把自身全部奉献给城邦的同时,每个人都在其中获得了所贡献的权利的等价物。与此同时,全部力量得以凝聚为一个道德的集体公意,而集体公意为共和城邦提供了根本意志。

2.设计一种共同体生活。普遍意志;“我们每人将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便可获得一个道德与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以取代作为订约者的个人;——统一性,公共的大我,生命和意志的结合体;

此即社会契约的契机,人们以此可以取代当下的堕落过程;以人为的政治美德,来取代堕落的自然美德;人们有可能在自然久已丧失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德社会/道德实体。并可在此获得社会的自由与道德的自由,并因而可以使得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从《爱弥儿》到《社会契约论》,卢梭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能够从人的自然与公民的德性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联系(通过教育),并且由此发现这种内在联系的社会条件以及种种可能存在的状况。

卢梭公共意志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1 人类在其曾经的、国家与社会兴起之前的生活中,有一种非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于其中,人生而自由,义与利之争尚未出现;但在社会兴起之后,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且越是远离自然状态的人,即那些“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的人”,就越是不自由:他们“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2 通过约定/契约,人类可共同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要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向以往一样自由”。如何使人类在无法返璞归真的时候,仍然享受原初那种自由的完全程度?

3 欲臻此境,解决之道在于普遍意志;“我们每人将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可获得一个道德与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以取代作为订约者的个人;——统一性,公共的大我,生命和意志的结合体;

4 此即社会契约的契机,人们以此可以取代当下的堕落过程;以人为的政治美德,来取代堕落的自然美德;人们有可能在自然久已丧失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德社会/道德实体。并可在此获得社会的自由与道德的自由,并因而可以使得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我所意愿服从的“合法”力量来自哪里?卢梭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个人与个人力量之间的联合。在抵御有害个人生存的力量的前提下,为了不致使在联合之后,不致使处在共同体中的各个人的自由相互妨碍,每个联合者就应当视其联合的行为能够为个人自由的提供保障。它要求以共同的力量来保护每一个缔约者或联合者的人格和财富,从而使联合体中的每一个人对契约的服从,从本质上来说,只是服从于自身,换言之,社会契约要求使每一个缔约者均享有与缔约之前程度相当的自由。

契约的诸多条款就被简化为一项条款:“将每个联合者及其所有的权力全部出让给共同体。”社会自由不是取消了自然自由,而是对自然自由的保障。个人原有的自然力量弱小而有限,社会则因其限制了每个人的自然力量的无限扩张,为个人自由的实现扫清了障碍。“面对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全体作为公民服从于主权,而不服从于他人,于是,个人便摆脱了人身依附,人与人之间平等。同时,每一个人又是主权者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服从主权也就是服从自身,人永久地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成了自由之人。

公民”是缔约者被契约置于公共或社会(civil)状态当中所获得的公共人格:不再像自然状态下的人,他不听从自然本能,而是听从于“公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驱使。“缔约者的联合行为生成了一个道德体和集合体,这使得个人由一种特殊的人格转变成为一个“公我”和“道德人格”,这个“公我”和“道德人格”被上述联合行为赋予一种不同于其特殊意志的公共意志,即“公意”。卢梭心中的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导向的,公意出自公民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的形成是人类理解能力和人性本身的进步。】

孔德:

社会静力学:

是在关于人类自发秩序的一般理论指导下,研究社会有机体的组织和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社会行动和社会系统各个不同部分的反应规律,研究构成社会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成分,组成整体社会或集体有机体;语言具有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的特点,起到中介作用;宗教向人们提供共同的信仰和一致的原则,构成人们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劳动分工又把人们有机地联系起来。

社会动力学：

主要是运用关于人类智力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解释社会历史的进步。孔德认为，人类智力发展的三段律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由于孔德认为智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所以社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完全相适应，也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历史时期：远古时代的神学阶段，中世纪时期以来的形而上学阶段和18、19世纪之交开始逐步进入的科学阶段。

实证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意义在于实证一词：

1真实而非虚幻：注重研究我们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而避开神秘主义；

2有用而非无用：健全思辨的使命在于不断改善个人与集体的现实境况，而非徒然满足“不结果实的好奇心”；

3肯定与犹疑：其能力在于，善于自发地在个体中建立合乎逻辑的和谐，在整个群体中促成精神的一致；

4精确而非模糊：与现象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推论不靠权威；

5否定的反义词：建构性、组织性的，而非破坏性的。

总之，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实证主义的教育家可以承担神甫职责，以技术方法实现道德和精神的革命。要义：爱是原则，秩序是基础，进步是目的。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

斯宾塞

不干涉主义：国家只作为一个守夜人的形象；在社会中适者生存法则；

个人主义和有机体说：社会乃是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社会通过语言来维持个人之间的团结；

有机机论：

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一个实体，而且是一个“有机体”实体，这是由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相似得出来的结论。

功能主义：社会结构乃是功能的要求，而非个人的意志所致；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思想和社会进化观同孔德思想的区别

(1) 目的：孔德是对人类概念的进步给予条理化的描述；斯宾塞是对外部世界的进步给予清楚的说明。

(2) 起源：孔德认为思想具有必然的和实在的起源；斯宾塞认为物质具有必然的和实在的起源。

(3) 宗旨：孔德的宗旨在于阐明我们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发生过程；斯宾塞的宗旨是对组成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发生过程作出解释。这里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

涂尔干：

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指一切行为方式，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叫做社会事实。涂尔干的这一界定包含了社会事实区别于个体（或心理）现象的三个突出特征：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即它具有客观性；社会事实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社会事实具有普遍性。

唯我/利己型自杀：

只考虑自己，不与社会群体融合，使个体具有生命力的欲望不能在具有权威和义务的群体中实现。过于注重自我（个体过分坚持自己目标导致的自杀）。【现代人的无限病体现之一：反思能力被过度滋养；思想返回自身，没有任何客体对象（object），陷入梦之无限；人的位置改动，无限的进步观，抛弃了更高的力量对人的约束；】

唯他/利他型自杀：

个体过分依附社会（把自杀作为提升集体价值的手段）也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什么东西之上，但是不是完全没有自我，包括义务性自杀和负疚性自杀。比如军人的自杀似乎是利他性的，而可能认为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由于社会的过渡整合】

失范型自杀：

规范丧失。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时候老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撼动，而新的价值尚未在人内心达成坚定信仰，就容易出现失范型自杀。人们处于一种永不满足的基本状态，经常遭受失望和挫折的打击，生活也丧失了目的和意义，以自杀逃避或解脱。【现代人的无限病体现之二：情绪过分激动，摆脱了一切限制。激情不再有任何边界，没留下任何目标（goal），陷入欲望之无限；人越是感觉不到任何限制，任何限制就越难以令人容忍】

失范：

“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作用之外”，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甚至是“社会的缺席”。失范意味着社会控制机制出现问题：一是集体意识丧失原有的支配力；二是个体意识缺乏管制，欲望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张扬。涂尔干把其生活时代出现的贪欲横流、冲突高涨和战争肆虐等现象看作是失范的表现。具体表现在，个体行为缺乏参照的标准，欲望变得毫无节制，心理总是渴望新奇的东西、未知的享受和不可名状的感觉。

机械团结：

依靠的是个人之间差别很小，同一集体的成员具有共同情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承认同样的神圣事物，这种社会没有分化，通过社会一致性实现团结。面对面co-presence的相似，个人直接融于社会；

有机团结：

通过不相似建立社会团结，通过分化构成的现代社会意识。个体社会成员差别越大，互赖就越强。不在场的相互依赖。个体依赖社会。现代发达的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其中每个人都按照社会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因此涂尔干把这种社会中所出现的新的团结形式称之为有机团结。有机团结指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团结，它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在有机团结中，维系社会成员的纽带是因为社会分工和社会专业化而造成的他们不可超越的相互依赖关系。

法人团体：

即职业团体，是由同行业的人们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独立群体，能够为群体自身做出有效规定的、可以在内部互相沟通的组织。形成了一个类似与传统社会的状态，形成内部的道德和结构。法团的核心是公共精神。法团不仅有共同宴饮仪式和节日仪式，还有共同目的，调和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通过某种牺牲和克制的精神凸现其道德属性；以共同的道德生活为基础，制定与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相应的规章和规范。法团的意义是，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法团得到沟通，确立各自的职业伦理，对每个人的行为有公共的反思和评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成为一个总体的社会。

（这种以高度分工为基础的道德整合社会就是有机团结的社会，从事各种特殊职业而又具有普遍道德意识的个体则是“道德个人主义”的个体。道德个人主义是个人自由的表现。它一方面使个体摆脱了集体意识的控制，获得了个性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使个体不至陷入自我主义（egoism）的巢臼，而是具有普遍的社会道德意识。由此可见，在涂尔干那里，个人自由建立在劳动分工和道德意识两大基石之上，国家、职业团体则是高度分化社会克服社会失范、实现个人自由的两大途径。）

集体欢腾：

澳洲土著要定期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完成世俗与神圣两种不同生活周期的转换。集体欢腾帮助原始人从世俗世界的个人状态中脱离出来，在集体欢腾状态下完成对神圣世界的感受，诞生宗教。社会在宗教中，将人提升起来，使其超越了自身，将宗教看作表达社会神圣性的道德生活形式的代表，社会的降临。

【对涂尔干而言，基于认同与敬畏的情感效应只是集体欢腾的一个方面，外在的表征方式构成集体欢腾的另一个维度。在群体成员中激起的情感已被投射到意识的外部并被对象化，集体欢腾借助命名的方式与特定物质形式所代表的符号、仪式与象征体系联系起来（涂尔干，1999：300）。涂尔干指出，物质媒介不仅被用于显现与之相关的精神状态，还有助于创造这种精神状态，行动的同质性使群体形成了群体意识，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感就不能稳定地存在（涂尔干，1999：302）。仪式对道德生活的良性运行是必需的，只有通过仪式，群体才能巩固与维持下去（涂尔干，1999：502）。】

现代社会何为宗教？

日常生活（凡俗）不再被排除出神圣领域之外。社会控制体系变为世俗生活的“禁忌”，膜拜及其相应信仰和信任具有新的样式。教育变成了对社会成员的“正常”的教化和自我改造，而道德变成了新的“悔罪意识”；现代社会通过把社会生活从原始的神性中解救出来，使日常生活获得了优先的地位，个体获得自我建构的可能；又以社会的名义确立正常化的知识形态和权力机制，铸成日常规范体系及其控制力量，剥夺了日常生活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分类图式：

任何范畴和类型都凝结着社会关系。社会并没有以纯粹抽象的形式外在于我们，它通过类比和分类等形式作用于大脑，借此使制度获得思考的能力。分类图式是制度作用于日常生活的观念等级体系，是社会关系

滕尼斯：

共同体/礼俗社会/公社：

一种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它的本质是一种现实的和有机的生活，表现为一种亲密的、相互依赖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在这里，个人总是感到与整体处于亲密的联系之中，而又不感到在其中丧失了自身；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基于生活统一性原则，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表现为亲属、邻里和友谊等形式。

法理社会：

社会是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它的本质是一种外在合理利益的机械结合，表现为一种相互陌生的生活共同体。在这里，人们的联系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表现形式是诸如股份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以及整个市民经济社会和正在展开的工业社会，它们是基于常规、政策、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的联系。

齐美尔：

形式社会学：

社会不是自成一体的物化整体或可观察到的客体对象，而是由处在多重互动关系中的个人构成的复杂网络，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各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现实存在内容，而社会学所研究的则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交往形式。需要指出的是，齐美尔并不认为形式就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可以没有内容单独存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系。“纯粹”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分工和异化：

答：主要包括客观性与个性的矛盾以及社会与个人的矛盾。

- a) 客观性与个性的矛盾 齐美尔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矛盾，是文化的客观性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实现人类的目的，创造了物质产品、政治和经济制度、各种意识形态及包括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的文化形态。但文化一经被人们创造出来，就获得一种客观性的特征，即它摒弃一切主观性和个体感受性，代之以纯粹的逻辑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自由要求相对立。
- b) 社会与个人的矛盾 个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不能与它脱离，但同时又与社会相对立。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必然要处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直至组成国家。现代组织和社会需要的是协调一致的目的和行动，但是这种集中和专门化是以牺牲个人的丰富性为代价的。个人只有在社会联系之外，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个人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地位的特征是对社会的疏远和异化。

现代性文化危机的独特性：生命反对的不再是旧形式，而是形式本身。

如何通过货币经济的发展理解齐美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观点？

答：齐美尔以货币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明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1) 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朝着越来越理性和非个人化的方面发展，个人的选择性和价值在社会中越来越受到忽视。像货币这种客观等价物和万能交换者，给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带来很大变化和影响。

(A)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中，当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以货币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契约关系之上，个人之间关系原

来带有的那种个性和感情因素就不再发生作用，一切以道德为基础的因素都遭到排斥。货币成为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物。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往。

(B)货币的出现使得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分离成为可能。各种文化的客体越来越多地相互联系起来，而与人的个性和情感的联系却日益淡漠。

(C)人们之间的结合与相互交往，逐渐成为纯粹是为了有限目的的结合与交往，在此之前不必有任何联

系。高度专门化的个人，力图创造出一种有目的性的相互关系，斤斤计较和精于计算使整个社会关系都朝着非人格化的方向发展。

(2) 正是在这种由货币所集中体现的现代文化矛盾的影响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表现为一种双重的关系，即个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不能与它脱离，但同时又与社会相对立。

齐美尔关于“时尚”问题的看法（主体文化客体文化、追求形式变成形式）

人的行为，有时只是单纯模仿，有时却是为了某种目的。简单模仿，就要求自己被淹没在其他人之中，沦为常人，避免吸人眼球。而目的的话，就得让他人看出差别。服装的时尚就是这两种行为的结合体。在上层阶级，时尚是一种行为，来突出自己不一样，防止被底层阶级混合，需要维持自己的阶级的特征。而在下层阶级，模仿并接受时尚，是种对上流文化的认可。当下层阶级成功模仿，社会成了统一体之时，上层阶级就不得不再想象出一种新的穿着来标榜自己，于是时尚就开始变化了。这种阶级间的文化流动，是时尚变化的根源。现代社会少了个人，但是多了风格。时尚的特征，你永远需要去追求它。一旦你实现了它，就不再是时尚了。

时尚意味着追求风格成为时尚，而不是时尚是时尚。但当时尚成为风格，当追求风格成为一种时尚，当对于无形式的追求本身成为一种形式，现代文化的冲突就成为一种循环的悲剧。

分工和异化：

劳动分工高度发展，产品的完善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客观文化世界的发展进步，反而使个人的创造力更为枯竭。当工匠成为工人，人就再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自己；工作只是整个存在中高度专门化的一个部分。

相反，艺术品是未异化的生产的典范：艺术品只需要一个单个的人，但需要这个人全身心的投入，直到他最隐秘的内心。而艺术品给予这个人的回报，就是它的形式成为他的最纯粹的表达。

都市研究：

1. 总论：现代城市客体文化高度发展，以主体文化或个体文化的牺牲为代价。
2. 齐美尔对现代都市社会的洞见：人与人之间距离感的体验：陌生人。
3. 货币经济绝对主导，形塑各种社会关系。在都市里，货币经济塑造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因为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摆脱小社群形成同质化的陌生人，所以更需要货币重新建立关系，产生了经验上的分离。
4. 都市心理：理智至上；计算性格；傲慢矜持，冷漠厌烦（漠不关心）；自我表现。一切社会交往都可以计算；彬彬有礼的现代人的礼貌，距离；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然而无法持续；自我保护和对他人的尊重；

韦伯：

解释社会学：

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的理解”视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而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说明的。因此，必须把理解和解释联系起来考虑，理解是解释的前提，理解是能被解释的。对“理解”问题的强调，使韦伯社会学获得“理解社会学”的别称。）

社会行动：

“行动者以他主观所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的行为取向”；社会行动必备的条件：

- A. 行动者有行为的价值动机；
- B. 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联系。

理想类型：

(1) 定义“理想类型”是为研究社会和理解现实的一种概念工具，运用这个工具可以对所研究的现象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并给予因果性的说明。近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理想模型。

(2) 特点 ① 它作为理智上构造的概念工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因而不同于经验事实 ② 它是基

于经验事实，突出了经验事实中具有共性的或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一种分析结构和认识工具，以获得对意义的理解；

三种理想类型：

1. 根据历史性的具体特点，如现代资本主义，如新教教徒的伦理观；
2. 包含社会现实的现象因素，如官僚制等；
3. 作为一种具体行动的合理化假设，如经济人的假设。

(3) 意义：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现实中的各种事实和过程都可以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偏差”。

资本主义精神：

1. 富兰克林的教义；
2. 贪婪哲学中的“值得信赖”的君子理想：获得多多益善的金钱，同时又严格摒弃对于金钱的自发享受——追求财富，又剥夺享乐；
3. 背后有其超越性的动机（天职）；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职尽责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做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4. 资本主义特质(现代)：系统而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追求利润；

价值中立：

必须以严格和中立的态度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涉及任何价值；对一切“应然”一律的漠然态度（异域化）

价值关联：

在特定时代，具有文化显著意义的价值系统不同，凸现出的重要现实也不同；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区分——理想类型不能自发呈现出来，受到研究者价值观念与兴趣的制约

目的理性行动：

特点是对目的的关注，其理性表现为人们通过预测和计算行动的后果来实现其目的；目的-工具合理；

价值理性行动：

行动具有的对固有价值之自觉信仰；它独立于任何功利动机，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和宗教的标准；行动者不考虑行动的后果及条件；

情感行动：行动者个体情绪和情感的结果，也可能是对某种意外刺激的不受制约的反应；

传统行动：长期习惯决定的行动；

天职：

暗含着某种由上帝安排的认为的意思。它抛弃了原来天主教那种禁欲主义的修行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诫和训令，而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第一次执行的意义>上帝安排）

铁笼：

- 1 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为囚禁人性的铁笼：由于理性的发展，清教徒为天职工作；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身外之物只应是圣徒”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披风。”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披风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不可抗拒的竞争机制的力量，清教徒对于天职的责任感，到现代社会退化成世俗的经济本能和免于被淘汰的自我保护意识。原有的宗教伦理和信仰基础不复存在。
- 2 理性化建立的机制丢掉了核心的理性本身：“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价值理性变为工具理性。理性:量化、条理明确的行为、反思。但当人们失去反思，便会困于墨守陈规的日常，失去意义和思考，无限运行下去。
- 3 铁笼意味着无法逃脱，生活只剩下一系列基于理性化规则的交互而缺乏意义。

祛魅：

去神圣化和世俗化。韦伯“世界的祛魅”，指的是对世界一体化宗教的解释。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即把一切带有巫术性质的知识或伦理宗教视为迷信和罪恶加以祛除，并使世界理性化。

演讲背景：

- 1 当德国失败，绝望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和平主义理想冲突日益尖锐。在外部世界和内心生活中所有稳定性都已瓦解时，德国学者如何面对年轻一代学生发言；
- 2 世俗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缺乏价值理念，许多学者祈望通过科学来填补真空。韦伯认为这是新的准宗教式科学崇拜。“世界观”从来不是经验科学的产物；

学术与政治：

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态度强加给学生，而是做到在“知识上的诚实”；价值多元性，在诸神之争的时代，“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

美而言，才变得神圣。”一恶之花；

教师只应是一名教师，而非一名领袖；作为科学的职业，教师（而非科学！）可以做到使人获得“头脑的清明”；帮助人们通过认清客观事实来获得自身意义。

传统型统治：

统治的维持是靠从古到今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的统治类型。宗法制统治形式。统治者或主人是由传统的世袭制度决定的，具有终身的权力。有很强的个人性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种主奴的关系。

个人魅力型统治：

是指正是建立在对具有出色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拥戴和信仰基础上的统治类型。必须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作为社会精英的领袖人物本身在人格力量或个人才能上具有非凡的特征；另一方面，领袖人物的追随者们也有拥戴和服从这种领袖人物的需要，乃至狂热崇拜和盲目服从。个人魅力型统治或权威往往伴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出现。这种权威的性质一般是打破传统、破坏现存的秩序

法理型统治：

任何一项法律都是以目的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或两者兼而有之)为目标制定出来的，并努力加以贯彻，包括强迫使之得以实施。这种法理型统治可以采取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科层制”是其中最纯粹的形式。

官僚制：

自18世纪以来，意指实施管理的社会行政机构及其形式；韦伯在此是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官僚制的国家制度的理性化发展，乃是近代国家的特征；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行政僚属”与“行政组织的物质工具”之间的分离——即专业官吏的兴起。

原则一，“各部门有（通常是）依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来的、明确的“权限”（职务，权力与权利三要素）；

原则二，官职层级制度（Amtshierarchie）与审级制（Instanzenzug）。

原则三，“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Akten），以及由幕僚与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的。”

原则四，所有专业化的职务活动，都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

原则五，职务发展完全成熟之际，职务活动即会要求管理的全力投入，尽管其办公时间有明确规定。

原则六，“业务的执行须遵照一般规则，这些规则必须是：多少明确的、多少是全面包括的以及可以学习的。”

职务亦即职业（Beruf，天职）：非人格性，事务化的目的与特征；

科层制：

科层制是法理型统治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其中最典型、最纯粹的表现形式：

（1）现代西方所实行的一整套行政机构和文官系统，最接近韦伯眼里的科层制的理想类型

（2）科层制的管理按客观标准来看，在功能方面是严格合理的，它作为客观的服务机构和管理机构，排除了一切人格化的因素，不带有任何个性化色彩，而仅仅奉行法律程序和公务原则。科层制是一种只追求技术效益、不受任何个性因素干扰的组织管理形式，简直就像一架由人组成但并无人情味的、运转良好的机器，人只是这架机器上一个性能良好的齿轮。技术统治和专家治理是科层制走向完善的表现。

（3）科层制内部，奉行的完全是形式合理的原则，即技术与效益的原则，严格排除任何技术以外的目的和价值。

（4）韦伯认为任何现代国家的管理形式都必然和不可避免地是科层制，科层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要想使科层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一步发挥功能，又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全面科层化。

何谓以政治为业？

政治家所需要的三种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既要戒绝“无生育能力的亢奋”，也要能够将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同时熔铸在同一个灵魂之中；

信念伦理：信徒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仅在于盯住信念之火，而不要让它熄灭；

责任伦理：

必须顾及自己的行为的可能后果。

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困境：在理性化与自由之间，在激情与例行化之间，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道德上的两难困境；难以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找到互补和平衡：唯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当下的责任伦理

现代性的“铁笼”使个体脱离较大范围内的意义秩序。但正是基督教的寻求救赎导致这种分裂处境：——这

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除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

现代意义上的英雄：每一个现代性的个体：

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祛魅：

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型转型中。

解释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异同的比较：（涂尔干和韦伯关于社会学何为的解释）

涂尔干终其一生努力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完整严密的实证科学，他确立了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韦伯的社会学则被称为“解释的社会学”，他也创立出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学方法论。

一、涂尔干的实证社会学

1 “社会学”的这一概念首先是被孔德提出来的。孔德有以下观点：①社会科学要研究现实问题 ②研究应是有用的，能解答实际问题。③应是可靠的。④应是确切的。⑤肯定的、能够证实的。社会现实就是那些具体的可靠的确切的社会现象，是把这些社会现象当做“物”来看待，在这个出发点上在分析和研究。涂尔干把社会现象当做“物”来研究，这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由此产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众多社会学学者所推崇的传统模式。

二、韦伯的解释社会学

社会科学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的理解”视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目的是要对社会现象进行一种诠释性的解释。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性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理解性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实证社会学	解释社会学
基本立场	研究本体是自然主义的，以自然科学家的态度	人文主义（不能像解剖器官一样了解行动）
研究对象	社会事实，把社会事实当做自然科学的“物” 【外在的、强制的、普遍的、独立的】	带有主观意义和动机的人的社会行动，并做出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
对对象的方法论共同（社会学的科学性）	事实先于观念，对现象的观察应排除通俗观念的干扰，直接透入现象本身的实相。	“理想类型”的方法：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系列概念体系，这样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学研究的随意性和不统一性。而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身的价值中立。
认识论	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社会调查），价值中立	交往和参与，体验和同情来把握社会行动的意义
原则对立	实证主义：“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他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坚持客观性和普遍性，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 2在研究中要区分对象的功能和起源	个体主义。理解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对主观意义的直接理解；一种是解释性理解。直接观察理解就是对社会行动的直观理解；而解释性理解就要根据研究者的动机来把握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同情和体验、移情。两种方法互为补充。
整体和个体宏观和微观	社会唯实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化约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	社会唯名论：通过社会行动的具体观察来达到理解的目的，是一种以有主观意愿的个体为对象，观察和理解之后，发现这种个体与真实的因果关系，最终是一种经过思考后的推理，这才是结果。
科学性	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	科学的客观性，有普遍性但不具有必然性

托克维尔的平庸化、韦伯的平庸化、齐美尔的平庸化有何异同？

1 托克维尔的平庸化是在《论美国的民主》时担心民主带来的后果：“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

1.1 平等激情的危险：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等级、特权、荣誉、德行、才识都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区隔和追求的目标。工商业利益成为值得追求的伟大事业。机会的增长、个体化的奋斗增强了相对剥夺感。人们内心躁动不安。（相对剥夺说）人们只赞赏实用的有利可图的工具。另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社会和国家的阴影，社会分工使人丧失了独立的灵魂，成为分工中的细小的一环，作为人的本质日益崩坏。

1.2 温和利维坦：专制制度用商业利益诱惑个人，使个人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公共团体的情感）中移开，从有机社会转向独立个体→专制公共权力顶替了担当公共事务的贵族。专制权力利用平等在人们之间造成的相互隔膜筑起壁垒，消灭了一切公共美德→新型专制掌管了个人的幸福。

2 韦伯的平庸化

2.1 （社会宏观）铁笼意味着无法逃脱，生活只剩下一系列基于理性化规则的交互而缺乏意义。理性：量化、条理明确的行为、反思。但当人们失去反思，便会困于墨守陈规的日常，失去意义和思考，无限运行下去。而不去反思体制本身，也难以出现伟大的政治家

2.2 （个体）资本家不再有英雄德性，大师伦理变成了世俗的庸常伦理，这种资本主义不过是功利主义的理性。化建立的机制丢掉了核心的理性本身：“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价值理性变为工具理性。

3 齐美尔的平庸化

3.1 货币作为纯粹的物，抽象和非人格化，与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真正的关系；其原初的作用在于联合个人扩大交往，但也加剧了个人的分解和孤立；增加个体的自由，也加剧个体遭受大众客观文化奴役的可能性。

3.2 金钱逐渐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正因为完全抽象，所以能够统合一切，不纳入所有人情的特征，消泯所有质的特征，人与人的差别变成了金钱维度上的差别。

3.3 由此现代性的痼疾：生命感觉的完全萎缩，金钱本来是为了满足需求，通往最后价值，结果最后却变成了人们追求的价值本身。

涂尔干和滕尼斯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别？

涂尔干：分析（既然人不同）社会为什么会团结的。产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

机械团结：依靠的是个人之间差别很小，同一集体的成员具有共同情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承认同样的神圣事物，这种社会没有分化，通过社会一致性实现团结。面对面co-presence的相似，个人直接融于社会；

有机团结：通过不相似建立社会团结，通过分化构成的现代社会意识。个体社会成员差别越大，互赖就越强。不在场的相互依赖。个体依赖社会。现代发达的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其中每个人都按照社会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因此涂尔干把这种社会中所出现的新的团结形式称之为有机团结。有机团结指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团结，它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

	机械团结	有机团结
结构	不发达。个人相同性与相似性。集体成员具有类似的特质，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	发达就像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其中每个人都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分工复杂，差异巨大
	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纽带松弛；	相互依赖性增长。
控制	相同情感；压制性法律、宗教等，尤其在惩戒上	补偿性法律取代压制性法律居于主导地位
	集体湮没个性，是“镇压的权利”，即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	个性越鲜明，统一性越大

滕尼斯：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

共同体/礼俗社会/公社 一种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它的本质是一种现实的和有机的生活，表现为一种亲密的、相互依赖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在这里，个人总是感到与整体处于亲密的联系之中，而又不感到在其中丧失了自身；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基于生活统一性原则，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表现为亲属、邻里和友谊等形式。

法理社会 答：社会是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它的本质是一种外在合理利益的机械结合，表现为一种相互陌生的生活共同体。在这里，人们的联系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表现形式是诸如股份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以及整个市民经济社会和正在展开的工业社会，它们是基于常规、政策、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的联系。

	共同体	社会
联合	不管人们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母与子的关系便是一例。	不管人们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签订契约的双方体现这种情况
关系基础	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	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
原则	生活的统一性原则；	自由与理智的思考
整体统一	有机的	机械的
形式	亲属；邻里；友谊	股份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

对比：

	共同体和社会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价值	对共同体的向往和对社会的失望	价值中立。偏向有机团结。
价值基础	基础意志不同，本质意志中目的手段合为一，选择意志手段从属目的（利益）。	机械团结以强烈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为基础。分工整合则推动进步，加强依赖。
批判旧社会	不反思（好的）	不够发达
关注	个人的情感	个人对于整体/社会秩序的功能
国别	浪漫主义，解释社会学，	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思想家
社会观	唯名论（个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	唯实论（社会是有机体）

韦伯和涂尔干的道德与分工？（补充，不是重点）

如果说涂尔干是要给已经强化的劳动分工寻找普遍的道德基础的话，韦伯则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从普遍道德的角度推出现代劳动分工。从后者来看，通过新教伦理，韦伯表明了他对自由的看法：自由是个体以职业生活为中介而获得的心理上蒙受上帝恩宠的感觉。世俗生活中的技术合理性必须服务于个人内心的价值理性，个体即使在世俗生活中受到最严苛的工具理性约束，只要他怀有始终不渝的精神信念，那么这种约束就不仅不重要，而且本身是自由的一部分。

	涂尔干	韦伯
劳动分工	对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区分作为出发点，力图在摒弃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社会失范的前提下，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整合的协调发展	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作为出发点，深刻揭示出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合理化支配和价值伦理的迷失
起源	现代工业的发展：机械团结后面隐含的显然是前现代社会分工或者低度社会分工的含义，而有机团结后面隐含的则是现代社会分工或者高度社会分工的含义	新教伦理的产物：工具理性扩张尤其是官僚制支配后面明显隐含着分工发展和精密化的含义，价值理性则为劳动分工的扩张提供了道德认证。
分工的后果	失范 一方面，他拥抱现代劳动分工给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痛心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范”问题。	合理化支配 一方面，他赞成价值理性支配下的工具理性扩张，认为这是落实个人自由的要求和体现；另一方面，=无所不在的工具合理性将摧毁价值伦理的存在基础

个人自由	自由不是摆脱外在强制而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在即使存在明显外在强制(如劳动异化)的条件下，通过重塑个体的心理认知结构而使其体验到的主体感、满足感以及社会关系上的和谐感	“天职”观念是职业与信念的统一体，现代人的自由不是力图到专门化的工作之外去寻找，而是就隐含在他的工作中，通过理性、冷峻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以为上帝增添荣耀，个体在工作中体验到自由的感受
前景	通过重构个体心理认知来实现个人自由。在涂尔干看来，失范起源于个体道德上的缺陷。现代社会重建的关键在于解决如下问题：如何重建普遍的社会道德，使个体认识到自身职业的意义，使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复归平静和满足的心理。基于这一问题，涂尔干设想的通往个人自由的路径是：将劳动分工与社会团结、社会道德和社会失范对接在一起，通过发挥国家和职业团体的功能来重建社会道德和克服社会失范，最终建立个人主义与普遍社会道德相结合的有机团结社会。	人类将生活在由工具理性所编织起来的牢笼中，个人自由的前景暗淡面对现代社会肆虐的合理化支配，韦伯并不持排斥的态度，只要个人没有丧失其价值信念，那么，一切价值信念主导下的合理化就都是可取的。但，而以前支配了工具理性的价值伦理却越来越趋于消失，工具理性对个体形成纯粹的外部强制。按照这种逻辑，决定韦伯重建个人自由的路径应当是：找回并充实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信仰。但是，韦伯从其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祛魅”世界的来临已经使现代社会无可挽回地进入到“诸神之争”的时代。

弗罗伊德：

方法论：

理解他人与自我理解，由此成为弗洛伊德方法论的核心。分析自己的梦，首次以广泛而系统的方式，验证了“梦是愿望/欲望(wish)的满足”这一判断。

压抑 (repression)：

人拒绝承认他的生活和本性之中存在的东西；

潜意识：

梦、白日梦、口误、笑话等等日常生活中平常而又被人认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其实与神经官能症(neurosis)都表达了同一种东西的存在。

第一拓扑学：（潜意识-前意识-意识）

	潜意识	前意识	意识
	各种兴奋、欲望、念头、驱动力和本能。是心理活动的主体。	“看门人”：仔细检查那些要求进入意识的各种观念和兴奋感，被打发回去的部分，就是被压抑的部分。	
体现	幼儿活动 、 日常生活 中的错误（如笔误 口误 等）、 官能证		
专用词	力比多: 发泄本能性欲望的心理能		

官能症的成因= 力比多的执着导致的倾向+ 成人偶然的经验（创伤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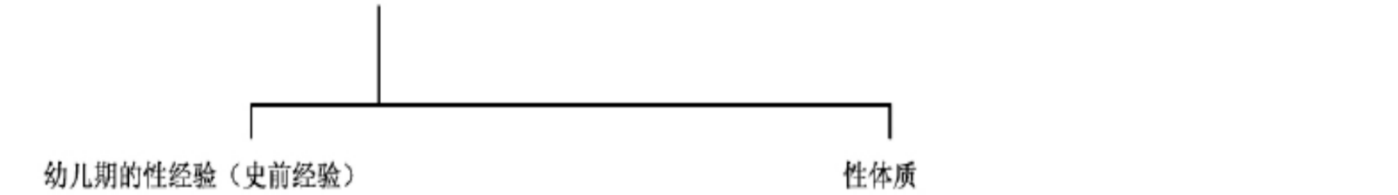


图1 弗洛伊德的官能症病因结构图 (Freud, 1991：408)

俄狄浦斯情结：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俄狄浦斯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它实现了对力比多压抑的反抗，后面的回应是因为它的反抗是有代价的。证明了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就是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我们就这样子，由儿童时期愿望达成的对象身上收回了这些原始愿望，而尽其所能地予以潜抑。

从俄狄浦斯情结出发，年轻男子原本就有的恋母情结使得对独占女性的父亲充满敌意，于是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但是，吞食父亲后，又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产生了罪恶感和对父亲的怀念，也更加的崇拜被杀的父亲。

所以，儿子们对父亲怀有矛盾的情感（ambivalence），既嫉妒、痛恨父亲的权威，又对父亲存在崇拜和依赖心理。乱伦恐惧本质上显示出与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生活有惊人的一致性。图腾禁忌正是反应了人类对乱伦的恐惧，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潜意识里，存在着乱伦的冲动和欲望（俄狄浦斯情结）。

文明如何控制攻击驱力？超我对自我的监控，罪感，焦虑感，（对权威、超我的恐惧），罪感和焦虑感不能由放弃行动而缓解，因为欲望/愿望仍然存在，仍是一种心理事实；良知（作为权威之代表）的严厉性在此；起源是俄狄浦斯情结；罪感作为文明进展之中最重要的问题，文明进步是通过提高罪感、丧失幸福实现的

第二拓扑学：（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	自我	超我
内容	情感或本能。冰山下的庞大部分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理想意识	父亲所代表的社会理想
关系		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是通过知觉-意识的媒介，被外部世界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部分	
原则	快乐原则	用现实原则取代快乐原则	完美
与第一拓扑学的关系	追求无意识的本能欲望的满足	有选择地追求欲望满足	是经过社会化"道德化"理想化的自我，可以压抑本我
比喻	自我与本我的关系，犹如骑手与马匹的关系，它必须用较大的力量控制马匹；骑手使用自己的力量，而自我则是借力；而且，骑手常常会被马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他我：

别人眼中的我，也会影响自我，自我反过来也会影响他我，总之使自我的作用减弱

对于一个人的力比多来说，最大的特征在于时时刻刻要寻求欲望的满足，时时刻刻在寻找快乐。

负责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部分不可能满足所有要求，所以要调整、磨合、协调内部要求和外部世界的妥协。

要牺牲他我的若干要求使得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

现代社会中文明化了的个体，如何能够服从集体？

1. 力比多的连接，使得家庭成为一般群体的团结基础；
2. 集体认同机制：分散的个体将某个人或物视为其自我理想的实现，并追随其而结合在一起；

图腾与塔布：

1弗洛伊德式的人类学回顾：人类的文明史与个体成长的规训史之类比；

2俄狄浦斯的群体层面：原始时代的群子起而弑父、缔结契约——家庭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合二为一；新的权威需求的出现；

3观念的作用：良知与罪恶感的出现，并不以现实层面的行动为原则，而是以心理活动为原则；

4对于新的权威的需求与依附；

图腾：

	涂尔干	弗洛伊德
--	-----	------

图腾	涂尔干的人类宗教的最原始形式，是人类社会的雏形与基本结构，是神圣性的基本表征：	乱伦禁忌——“最初，所有图腾都是动物，并被视为不同氏族的祖先，图腾只以母系继承，存在禁杀图腾动物的禁忌，图腾氏族的成员相互之间严禁发生性关系”
塔布		神圣的；神秘可怕的、被禁的。情感矛盾
冒犯塔布		将受到报复,神灵观念产生后,塔布与之联系起来,报应遂被视为神力的自动实施。可以通过赎罪或净化行为来避免。
基本塔布		罪恶感产生两个基本的图腾塔布：禁杀图腾动物；同一图腾之中不可发生性关系。
产生原因		杀死父亲后，温情以悔恨的形式出现，通过禁杀替代父亲的图腾来否定他们的杀父行为，通过放弃已获自由的女人以拒绝杀父的成就。

强迫性神经症：

1 有处于支配地位的爱,还有无意识的敌意冲动,对这种冲动的压抑表现出焦虑,产生了强迫症状。蒙昧人对统治者的态度与儿子对父亲的态度相似（不信任与崇敬）。

2 童年时代的神经症患者，潜意识中有希望他人死去的强烈愿望，相信仅靠思想就可改变外部世界，这与蒙昧人很像。（万物有灵论和巫术）

三阶段

人类进化历程	万物有灵	宗教	科学
万能归属	万能归于自己	万能归之于神明，保有按自己的愿望以影响神明	理性，服从自然，人类万能的原始力量仍有所保留；
基础	与自体性欲的自恋对应,是人类将自己心理移到外部世界,把人类自身精神作为自然物对待。	2条塔布压抑乱伦冲动，以父亲形象构造神。道德是弑父后的罪恶感。宗教是图腾与人的保护和崇拜。社会是以父权为基础的。	图腾禁律，作为最早的契约，既是为了同时既保存这一杀人凶手的记忆又为其而赎罪的，然而在其中又同时将对于既成事实的不满保留了下来，并且变成了新进展的源泉。
矛盾	但由于无意识里情感矛盾的存在,使他们不断反省自己,从而将万能的品质让给神灵,通过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来弥补内心的恶的冲动和欲望。	图腾宴：图腾宗教既包含了悔恨,又包含了对战胜父亲的满足。在节日中最重要的仪式，共同吃下平时不可触摸、更不可食用的图腾动物；共餐的人彼此之间获得极强的认同与社会团结一个人吞入腹内，化为它自己似的	这一兄弟集体中团结在一起（契约团结）的人们，逐步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要复兴古老的事物秩序（领袖/父亲崇拜）。契约和英雄领袖是两种形态。每历史的循环和个人的成长分不开，每个人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都重演了个体文明历史。在社会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是群体上的自我治疗的努力；
推进	创造神灵源于塔布禁忌,这为宗教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	群体态度（与领袖的；群体成员彼此间的兄弟之爱；）	社会作为超我：伟大领袖（克里斯玛型）留在身后的印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自恋	选择（儿童依恋父母）	成熟并放弃快乐原则使自己适应现实

集体：

操纵官能症患者的并非并不是日常的客体性现实，而是心理学现实。癔症症状是基于想象而非现实经验的重复。而在强迫性官能症中的罪恶感，则是基于从未实施过的邪恶意图这一事实。

在群体的心理活动中，正如在梦中和在催眠状态下一样，检验事物现实性的功能退居幕后，而有着情感性倾注的愿望性冲动则居首位。

爱导致对爱之对象理想化，理想化导致：客体对象被放置在了自我典范的位置上——从恋爱到催眠明显只有咫尺之隔；

所以，集体就如同是原始部落的重现一样。正如原始人潜伏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一样，原始部落也可能再次在任何随机的人群聚合中出现。只要人们还习惯于受到集体形式（group formation）的左右，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发现原始部落的存留。

总结弗洛伊德的假定：社会层面上的弑父—被统治的个体最终联合起来，杀害了他并且将他碎尸万段。在这一胜利者的集体中，无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有人这么做了，那就会引发新的战争。最终他们都明白，他们必须全部放弃他们父亲的遗产。他们由此形成了兄弟之间的图腾共同体，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被图腾禁律联结在一起。

这一父亲后来被推崇为世界的创造者，而且他公正无私。他生育了组成最初集体的所有那些儿子。他们是他们所有人的典范，同时既是令他们恐惧的典范，也是令他们荣耀的典范。这一事实导致了日后出现的塔布观念。

然后是缓慢的被压抑之历史的回归：民族生活中某种过去的、消失了的被克服了的东西，缓慢的回归，首先体现在一个伟大的父亲的归来；

从唯一神的观念到严格的禁欲主义狂热，表现为历史的循环：既有理智化进步（韦伯的讨论）的表现形式，也有重新归于宗教迷狂的表现形式（当前的故事）；

快乐原则：

作为性冲动的工作方式，快乐原则无法被教育，导致冲突；从儿童游戏出发来看何为个体最早期的“正常的活动”及其与创伤官能症的关系；fort-da（不见了-回来了）游戏；整个游戏表明这个男童所获得一种伟大的文化/文明成就：对于本能的克制

死亡本能：从重复到保守性：

被抑制的经验，都是痛苦的，无法忍受的经验；所以病人的ego对于治疗所进行的抵抗，正是基于快乐原则的自发反映：它不愿意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再来一遍！而弗洛伊德的努力就在于：以现实的原则，来促成对于这一痛苦经验的忍受！弗洛伊德在这里发现了一种事先从未被人提及的根本性的东西，一种出于身体的器官生活内部，亟欲回归原始状态的本能——死亡本能。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冲突，才构成了文明的基本结构。

爱欲与必然性：

1文明的实质性特征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如何行事，才可以被称为是“文明的”？个体，无论他是个什么样的个体，都必须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欲望，才可以作为一个文明人而生存于现代社会里。

2文明的进展实际上是为个体增加了更多的限制；

3通过力比多的经济学原则来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爱”：稀缺性，爱邻如己？霍布斯主义者，反社会性；

4并非人性本善，而社会让人腐化堕落；事实应该是，人性本恶，而社会抑制了他。

5文明化的个体如何来控制自己的反社会性呢？“罪恶”和良心的概念，回到图腾与塔布的讨论

文明的两个方面：

1）某些知识和能力，以控制自然的力量，汲取其中的资源满足人类的需求；2）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须的规章制度；文明意味着不自由；

两种方面相互关联；原因有三：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深受驱力满足之影响的，只有现存的资源才能够使人获得满足；2）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可以起到财产的作用，由此另一个人可以利用他的工作能量，或者将其作为性的客体/对象；3）文明既是人类感兴趣的对象，又是人类的敌人；每个人实质上都是文明的敌人；人不能独立生存，共同生活需要人作出牺牲；文明的功能（规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建基于此；

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下，文明如何可能？

1要重视一个基本事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破坏倾向，即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这对我们理解文明至关重要；对于这种死亡本能的控制，是文明得以保全我们的主要手段；

2人类社会的两点特征对于控制上述倾向很关键：群体（masse）状态与领袖的领导力；

3超我，儿童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文化的内化；从文明的敌人到文明的工具；超我的社会形态：文化的理想，即特定社会中人们奋力以求的最高成就；带来的自恋性满足，存在于每一种阶层之中——被压迫阶级在统治阶级那里看到了理想；第一种文明/文化带来的满足；艺术是另外一种满足；

4非理性的冲动必须要纳入到现实生产力的轨道，文明才得以可能；性可以升华为使得社会进步的动力；

个体作为一种冲突之存在的形象而构成文明：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爱欲(Eros)与普世之爱(Agape)合而与死亡本能(Thanatos)的冲突——生存，就是死亡的过程；

5 宗教：保护个体同时控制个体免受自然之苦；童年期的孱弱无力与父亲的保护；童年的孱弱无力到了成年期仍然存在；仍然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父亲；宗教起源于幼年时期与父亲/母亲的关系；将人的意志转移到上帝身上（从自恋的思想万能论转移到认同性的宗教）

宗教是人类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类似于儿童的强迫性神经症，也产生于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和父亲的关系；因此也同样会存在着充满渴望的幻觉体系和对于人类现实的否认；同样，人类历史会逐渐朝向于脱离宗教。在儿童期，最为强烈的需求就是对于来自父亲的保护的需求。那种大海般的感觉会寻求当初无限自恋（limitless narcissism）的复原。

文明中的快乐与苦难：

1 日常生活中，决定了生命/生活之意义的，仅仅是快乐原则。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就主宰了精神技能的运作。人们追求幸福快乐；快乐原则对应着快乐总是短暂的；

三个方面的苦难威胁：首先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注定要朽败（身体的软弱性）；其次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威胁；他们会通过强大而无情的破坏性力量而对我们施虐（自然的超级力量）。最终，威胁来自于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国家与社会之中用以调节人类关系的规范（Einrichtung）的不足（最令我们痛苦的一种）。

疏解的办法：

纾解的方法大致有三种：1强有力的转移注意力，这样会让我们看开一些自己的苦难；2替代性的满足，这会消解痛苦；3迷醉物，这会让我们对痛苦不再敏感。

1转移注意力最好的途径：也就是成为人类共同体（Gemeinschaft/community）的一员，在科学（Wissenschaft）所指导的技术的帮助下，对抗人的本性（Natur/nature）并将其置于人的意志（menschlichem Willen）的控制之下。

2 抵御苦难的另外一种技术：使用力比多的移置。我们的精神机能允许使用这种技术，而且通过使用这种技术，它也会获得极大的灵活性。这里所说的任务就是将驱力的目标转移，使其不再遭遇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在这其中，驱力的升华（Sublimierung der Triebe）起到了部分作用。并不普遍适用：它只适用于少数人群。

3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满足来自于幻觉。幻觉产生的领域是想象的世界，当现实感发生的时候，这一领域会明确逃脱现实检验的要求，并且会被保留实现那些几乎无法实现的愿望/欲望（Wünsche）的要求。首先是艺术作品：艺术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轻度迷醉作用，能够让我们暂时摆脱生活的艰辛；只是它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们忘记现实苦痛的程度。另外一种方法运作起来更为强劲有力，也更彻底：有妄想症的一面，会通过建立起一个愿望/欲望并试图实现这一妄想，而抗拒正在这个世界中无法令我们忍受的那些方面。许多人都会通过对于现实的幻觉式重构，来确保自己的幸福快乐并对抗苦难

4 爱与被爱：爱的力量几乎可以抵御任何痛苦，在失去所爱的对象，或者这一对象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最容易感到不幸。宗教限制这种选择与适应的做法，因为它会强迫所有人都不加分别地接受它自己获得幸福快乐、摆脱苦痛的道路。其手段就是贬低生命的价值，运用妄想的方式扭曲现实世界的图景，也就是假设存在着一种智慧的胁迫。以此为代价，通过强行将人们置于一种心理上的幼儿症（Infantilismus / Infantilism），以及通过将他们拖入一种大众性妄想，宗教就成功地让他们摆脱了个体性的神经症。

文明和苦难

1 “文明/文化（Kultur）”：指让我们在生活中所有成就和规范的总和；它们让我们有别于自己的动物祖先，并且有两个目的：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侵害和调节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

2 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凡是对人类有用的所有行动和价值，能够帮助人类改造地球，使之服务于人，保护人类免收自然力的侵害的，都被我们视为文明/文化。

3 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凡是对人类有用的所有行动和价值，能够帮助人类改造地球，使之服务于人，保护人类免收自然力的侵害的，都被我们视为文明/文化。人所赋予神灵的全知全能的理想概念。在这些神灵那里，人寄托了自己无法获得通过欲望/愿望而获得的全部，以及被禁止获得的全部。因此可以说，这些神灵就是文明/文化理想（Kulturideale/cultural ideals）。时至今日，人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一理想，他本人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神。

人早已变成了一种戴假肢的上帝（Prothesengott）。当他佩戴上所有的假肢时，确实显得气派非凡；但是，这些假肢并不是长在他身上的，而且有时候还会让他烦恼不已。然而他也有理由用如下想法来自我安慰：这种发展不会在公元1930年停止。在未来的世纪里，在文明/文化的领域中会出现新的、或许是无法想象的巨大进步，会使得人更加像上帝。

文明的其他几个特征

文明的标志：对于美、清洁与秩序的追求；
最能够体现文明/文化之特征的，莫过于它对人类更高的心理活动——即人类的智力、科学以及艺术成就——的尊重和鼓励，以及将他们置于人类生活的首位。在这些观念（Ideen）之中，最重要的要数各种宗教系统。其次是哲学思考；最终是那些可以被称为人的“理念（Idealbildungen）”的东西，也就是人所具有的那些与可能的完美个人、国家以及人类整体相关的概念，以及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各种要求。
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得到调控的，这些影响一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作为邻居、作为雇员、作为他人的性对象/客体，作为家庭成员或一国公民等等。避免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法律、道德伦理（何谓公正）……

社会/文明诞生的假设：

家庭的建立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到了某一阶段，生殖器满足的需求不再像突然登门拜访的客人一样，骤然出现，然后又离开，再度消失不见一段时间，相反，它像一位永久的访客一样安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以后，男性就产生了一种动机，要让女性，或者更一般而言，是让他的性对象靠近他；而女性，出于不想离开她那幼小孩子的原因，就会为了他们而留在强壮的男性身边。
《图腾与塔布》的故事，作为文明的开始；
人类的共同生活的两种基础：工作的强迫性和爱的力量。前者是由外部的必要性而导致，而后者则使得男人不愿意脱离他的性对象/客体，也就是女人，也使得女人不愿意脱离她的孩子，同时也曾是她身体的一部分。爱欲与阿南刻（Ananke[必要性]）是为人类文明/文化之祖先。
文明/文化的第一个后果是，相当多的人现在能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而且由于这两种强大的力量共同作用，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发展会带来对外部世界越来越好的控制，以及共同体的扩展会纳入更多的人。
驱力不可能是同质的：强迫性重复和保守性倾向（《超越快乐原则》） 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爱欲（力比多）的死亡驱力（表现如受虐狂）；
“死亡驱力也享有对世界的统治；在我看来，现在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谜。当文明进化在人类中使自己消耗殆尽的时候，它一定要向我们展示爱欲和死亡之间，生的驱力和破坏驱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组成一切生命的基本的东西，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为生存而做的斗争。”——世界大战

社会作为超我：伟大领袖（克里斯玛型）留在身后的印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结合《图腾与塔布》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是群体上的自我治疗的努力；
“如果我们把原始民族的思想万能看做他们自恋的证据，我们便敢于尝试比较人类宇宙观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类型和个体力比多发展的不同阶段。万物有灵阶段恰好在年代上和 content 上与自恋相对应，宗教阶段与对象选择（object-choice）阶段（特征是儿童依恋父母）相对应；科学阶段则对应于个体成熟并放弃快乐原则使自己适应现实，转向外部世界选择欲望对象的阶段。”

韦伯曾在1914年批判弗洛伊德的理论缺乏普遍性，请你从韦伯或者弗洛伊德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的宗教的不同

	涂尔干	弗洛伊德
研究目的	长期承载着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的宗教观念的理性替代物	宗教的开端都集中于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这与在所有神经症中发现的，构成其核心内容的同一情结是完全一致的”
对象	澳洲的原始宗教（接近人性本质）	图腾宴；抵御苦难的转移
切入	宗教乃是以符号的形式反映隐含在宗教表面下的“事实”，即社会本身；人们崇拜宗教，实际上崇拜社会。神圣性代表的乃是社会的神圣性。 原本对神的崇拜演化成了对于抽象社会的崇拜。宗教崇拜变成了道德规范的控制和自我控制。亵渎神灵要受到神的惩罚，偏离社会也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和排斥。	宗教限制这种选择与适应的做法，因为它会强迫所有人都不加分别地接受它自己获得幸福快乐、摆脱苦痛的道路。其手段就是贬低生命的价值，运用妄想的方式扭曲现实世界的图景。 通过强行将人们置于一种心理上的幼儿症，以及通过将他们拖入一种大众性妄想，宗教就成功地让他们摆脱了个体性的神经症。

仪式	只有在集体欢腾之际，神圣性或道德理想才具体化为现实改造现实。因此，只有定期地再现这一共同情感，才能维持社会的统一，或者重组社会。而图腾标记和仪式则构成唤醒和重现这种社会情感或社会意识的媒介	后来的所有神都是依照父亲的形象构造出来的。平常不可触摸不可伤害的神圣动物，重演了最原初的一场对父亲的猎杀和吞食，它们把神灵每个人平均分享，但这个神灵不会因为人平均分享而减少分毫。
现实差错	失范或过度规制。前者是因为既有社会制度已经能发挥道德约束作用，后者则是因为既有的社会制度仅仅借助强制手段来组织社会秩序。	人成了穿戴假肢的上帝：人在神灵寄托了自己无法获得通过欲望/愿望而获得的全部，以及被禁止获得的全部。
宗教消失后新时代的悔过	社会控制体系变为世俗生活的“禁忌”，膜拜及其相应信仰和信任具有新的样式。教育变成了对社会成员的“正常”的教化和自我改造，而道德变成了新的“悔罪意识”	决定了生命/生活之意义的，仅仅是快乐原则。强有力的转移注意力；替代性的满足；迷醉物。文明本身没法解决。
与道德关系	为宗教生活中的神圣性就相当于道德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道德理想并不是个人意志或人为安排的产物，而是从集体生活中生成的	压抑道德的释放
阶段	现代社会通过把社会生活从原始的神性中解救出来，使日常生活获得了优先的地位，个体获得自我建构的可能；又以社会的名义确立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知识形态和权力机制，铸成日常规范体系及其控制力量，剥夺了日常生活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宗教阶段与对象选择(object-choice)阶段（特征是儿童依恋父母）相对应；科学阶段则对应于个体成熟并放弃快乐原则使自己适应现实，转向外部世界选择欲望对象的阶段。”

相同:

1 进入统一社会后都可能强化/异化。如弗洛伊德的类似乌合之众的集体重现原始部落，又如涂尔干的失范。

2 弗洛伊德：放弃他们父亲的遗产，由此形成了兄弟之间的图腾共同体，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被图腾禁律联结在一起。他是令他们恐惧的典范，也是令他们荣耀的典范。从唯一神的观念到严格的禁欲主义狂热，表现为历史的循环：既有理智化进步（韦伯的讨论）的表现形式，也有重新归于宗教迷狂的表现形式（当前的故事）

涂尔干也有讲到宗教的链接功能